

依来外滩做啥

这是一个近似“无厘头”的问题,感觉只能收到一只“依吃饱了”的眼神。

但在读者眼里“早生几十年,只不过是打桩模子”的写稿小分队,拿着这个问题,收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。

倒也不是小分队如此社牛,而是不管上海这座城市如何变样,外滩始终还是外滩。它永远都不会是去过要被开除“沪籍”的地方。



2021年5月2日的外滩,游人如织



我们以为在外滩找到上海人,会很困难。确实不容易,但也没那么难。

工作日下午,小金提着一袋油面筋,和母亲出现在外滩,看起来不像游客。

“格是无锡油面筋,阿拉四川路上买的。”
“此地兜兜呀,差不多有靠廿年没来过。”
小金当天休假,和母亲从杨浦出发,坐地铁到虹口足球场之后,一路走到了外滩。

“格十年里向,(上海)真的变化老大的。地铁都已经十几根线了。”小金妈妈感慨道。

35岁的小曾,带着71岁的嬢嬢,在人民英雄纪念馆附近拍照。

“我正好休息,天气比较好,就带家里长辈出来逛逛。”两人也住在杨浦,当天坐61路到终点站后,慢慢走到了外滩。

小曾来外滩故地重游,这是她童年生活的重要记忆。

“小时候外婆住在城隍庙,暑假我都会去住一段时间。外公会带我们来外滩逛逛。”

由于父母工作忙碌,小曾是由家里的长辈一起带大的,她和嬢嬢有着很深的感情。

“其实上海很多家庭都这样,父母工作很忙,家里长辈会帮忙带孩子。”

儿时的周末,母亲会带她坐公交车途经外滩。

“从外白渡桥(坐)到外婆家里。每次经过外滩,妈妈就会指着外面对我说‘你看,这是东方明珠’,‘你看,广告牌又在刷新’。”

“那个时候五六岁,是记忆比较容易刻在脑子里的时候。”

“还有小时候很多相册里面的照片,都是在外滩拍的。妈妈有空就会带我到外滩来,穿新衣服、拍照片。”

工作之后,小曾变得越来越忙,她上一次到外滩,还是七八年前和朋友吃饭的时候路过。外婆家的老房子,也已经拆迁20年了。

“我会常常梦到外滩,它要么特别复古,要么特别科技化。所以我要自己来走一走,再感受感受真实外滩的样子。”

这次专程带嬢嬢来外滩兜风,是她对生活方式反思的结果。

“人在年轻时候的观念,(总觉得)要多奋斗、多赚钱啊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,被动地把节奏给拖慢了。刚停下来时,也非常焦虑,觉得怎么办啊,自己改变不了什么。”

“但时间慢慢沉淀下来以后,就会有一种新的思路,觉得人还是要回到生活当中。”

她想趁着长辈身体还好的时候,多给予她们身体力行的陪伴。

“老年人其实抑郁症很多的。抑郁症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家人不跟他们沟通。”



小曾和嬢嬢,也是专门来故地重游的



1994年的电视剧《大上海出租车》中出现的外滩,有广告牌矗立路边

三

除了来怀旧,外滩更多的还是游客。他们或许是第一次来,或许已经来过几十次。外滩承载了他们对于上海的期许,也见证了他们人生某一低落的时刻。

30岁的小朱,是第一次到外滩。碰到她的时候,她正在摆弄刚买的竹筒奶茶的位置,想拍到和“三件套”合体的照片。

前几日,她刚从安徽某县级市,调到公司的上海总部工作。在闵行的宿舍安顿完,她就开始按照抖音的推荐,“打卡上海地标”。

“刚安顿好有时间,先转一转。之后就努力开始工作,挣钱啦。”

她从南京东路走到外滩,看到黄浦江和对岸的摩天大楼,满是惊喜。

“我一看,哇……挺震撼的,大城市确实繁华。”她准备外滩逛完,按照抖音的指引,坐轮渡去浦东,想拍一张三件套尽收眼底的照片,再坐轮渡返回,看夜晚灯火通明的外滩。

在小朱的语气里,我们丝毫听不出新到一个城市的忐忑,而是满满的兴奋感,元气十足。用她的话说:“满怀憧憬。”

“刚安顿好有时间,先转一转。之后就努力开始工作,挣钱啦。”

有人欢喜有人忧。33岁的小何,一个人在外滩,双手倚靠在栏杆上,什么都不做,就看着黄浦江,若有所思。

他的形象属于外滩的异类。掩映在外滩钟声下,多是成群结伴、满心欢喜之人。

“你一个人?”

“对啊。我到上海办事情。”

“办好了吗?”

“没有”,他停顿了几秒回复。

“感觉是一个很麻烦的事。”

“对。出来逛一下。”

和小何5分多种的对话里,都是这样的短句。我们问一句,他答一句。

他来自浙江义乌,刚在北京出差完,紧接着到了上海。他当天从胶州路打车到的外滩,这是他来上海常见的操作,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外滩了。

他的手一直搭在栏杆上,留一个侧面的笑容给我们,但这笑容就像她力维持社交形象一般,总感觉下一秒就要泄了气。

“你每次来上海,都会来外滩?”

“不不不,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来……想来的时候,会来。”

“为什么心情不好的时候,想来外滩?”

“这个问题,我就回答不上了。”但他过了几秒,还是说了句:“喜欢这里的风景。”

这样的对话持续了近20个来回后,我们大概知道,他工作上遇到了不顺心的事情。“心里放不开,出来走走。”

他面对着黄浦江的水翻来滚去,“心里啥想法都没有了”。

他说义乌没有这样的地方,都是很拥挤、逼仄的国际商贸城。5分钟后,我们就此道别。但没想到,走了几步路,小何绕到我们前面几米,主动和我们搭上了话。

“(我再)走一下就回去了,回朋友那里。昨天晚上住在那什么,那W(酒店)。”

2000多块一晚的江景房,足够小何看够黄浦江了。

“你还看不够吗?”

“本来回去的,事情没有搞好,然后又出来晃一圈。”



遇到小朱的时候,她正在拍竹筒奶茶和“三件套”



小徐和小王



88岁的老奶奶刚出院,由子女推着来外滩看看

四

低落的时候来看黄浦江,是很容易能理解的事情,在上海这样一座拥挤着高楼的城市,要找到一个足够空旷,可以卷走心中烦闷的地方,好像也就是滨江了。

对情侣来说,要找一个非室内的,可以出来走走的约会地,也会想到外滩。

小徐手里提着一只很大的星黛露玩偶和一大包小玩偶,和女友小王在外滩漫步。

他们今天休息,在南京路花100多元抓了娃娃,再走到外滩来。对他们来说,外滩并不会特意来,但如果在附近,还是挺愿意来的,“看着江景,吹吹风,挺好的。”

“外滩空旷”,地面平坦,也适合推一辆轮椅。

88岁的江苏老奶奶由四个子女推着,在外滩逛。这一天,上海像一下子跳过了春天,进入夏天一般,但老奶奶穿着毛衣,裹着棉袄。

她前段时间在长征医院住了20天,现在出院了,子女带她来外滩看一看。

当问到老太太身体情况的时候,子女们异口同声说:“好了好了。”

那提高的嗓音中,满怀着对老人身体健康的期待。

五

兄弟姐妹几个带着年长的父母来外滩的,不在少数。我们之前不能理解,走几步就有一个的“外滩摄影”摊位,还有谁会来拍照?

在一个摄影摊前,我们碰到了来自安徽的老苏一家。老苏的子女准备花50元,给老爷子拍张照。

老苏已经86岁了,人瘦削,衬衫束在军绿色的裤子里,有一种曾经当过军人的精气神。三女儿告诉我们,他没当过兵,以前在乡里上班。

“我和小妹在上海打工。这次老弟和弟妹带着老爸来上海玩。这是他第一次来,就带他来外滩。以后年龄大了,不一定能走得动了。”

摄影师帮老苏把皮带摆摆正,又指点他:“下巴收一点。”

对这个年纪的人来说,拍照是个正经事,老苏挺直腰板,神情严肃。这一刻,我们生出了一丝感动,突然明白了人人都有手机的时代里,一张实物照片诞生的庄严仪式感。

“你们要不要一起来一张?”

“不用了。”姊妹俩回答摄影师。

“我来拍一张。”弟弟走了过去,在老三口中的“老弟”是最小的那个,才40多岁。

父子俩站在一起,在外滩拍了一张合照。不知道这是他们父子之间的第几次合影。

全家合影是摄影摊生意中的最高比例。老袁和女儿、外孙一起拍了一张合影,12寸带框,也是50元。

“为什么会来外滩玩?”

“来回回忆过去。”

老袁是木工,2003年就来了上海,在新虹桥的建设工程中打工。后来他也在浦东上过两三年班,“现在看,变化很大。”

在上海和江浙沪的建设工作中干了10多年,2016年他回了四川。“老了,没工作了,回老家了。”

让他感到骄傲的是,当年在上海厂里上班的女儿这几年发展得不错,“成了新太仓人,一家人都在太仓。”

“太仓很宜居,生活得很好。上海落户有很多规定,我们就在太仓落户了。”女儿介绍说。

他们当年在上海工作,生活了10多年,可能并没有在外滩拍一张照,这次带着第三代,一起留下了一张全家福。

这是一次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预设的采访,做好了面对失败的准备。

但没有想到的是,采访到的每个人,都说出了来到外滩的理由。

这些理由,在一天天的琐碎日常中,很容易就划过。但因着这些理由走到外滩,就好像变成一次有仪式感的旅行,连接着自己和这座城市,和父母长辈,和自己的人生的关系。

采访结束,我们也不可免俗地在外滩,拍下了一张工作照。

文章看到这里的你呢,最近一次去外滩,是在什么时候,是在什么心境之下,想听听你的故事。

物资回收

高价收旧书画银元家具

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·玉器佛像·香炉·印章·砚台·旧扇子竹木牙雕·古纸·旧箱子像章·小人书·旧旗袍·旧被面·布料·文学书籍等免费上门估价

南昌路611号近襄南路52733361 13564330778

高尚领域H型车道保安外判招标公告

公司成立满5年,注册资金满贰仟万,保安一级资质,2个同类项目保安服务经验。领标时间:3月27日至29日,地址:长乐路989号201,54043388-665,黄先生。

高尚领域T2、T3办公大楼消防维保招标公告

公司成立满5年,注册资金满壹仟万,具备消防技术服务资格及业绩。领标时间:3月27日至29日,地址:长乐路989号201,54043388-665,黄先生。